

爵画工之貴自是始也意次嘗以為今主當使無聞
年之豐歉世之災變且無使之誦書親近儒生見前
代興亡今 殿下幸好画常以是消日使無暇及他
若聞世之災變時之盛衰心知愛懼則吾儕自失權
矣是以使左右近侍無言世間大小之事若有言者
中之以危法出之為外官少府郎山村良旺好誦書
嘗白 王曰世有參河後凡土記者祥記 神祖創
業之始末 殿下見之乎 王曰未知於是良旺懷
之時誦之前 王每聽之朝服正色拱手而聽曰不
圖世有如此之書相良族聞之俄出之自是郎中皆

懼意次莫敢言故 王以為四海無事年無凶饑世
無災變先是諸州稅使多取歛培克兆民苦之稅彈
百姓倍為黨圍稅使大原某之府增之因告急東都
乃命近國諸族鎮撫之既而黨興悉解散其屯百姓
犯有司者在 王皆不知之
王之世諸族以下益邑者不多列相則館林族武元
原秩五万四千石增七千石高崎族輝高原秩七万
二千石增一万石濱田族康福原秩五万石餘增一
万石安中族勝清原秩二万五千石增五千石田沼
意次起家列族累增秩至五万七千石水野忠友原

秩七十石封侯增二万三千石给事中則稻葉正明
原秩七十石累增秩至一万三千石賜爵列侯其它
僅益之者左右郎中及度支計吏等十數人耳

王二男二女太子家基津田夫人之出他妃生一男
生二年薨太后生二女一曰十代女一曰万寿生十
三年薨：後宮無後產子安永四年養田安先公宗
武之女種而子之天明元年壬丑丙庚申立一橋王
孫治濟之子豐千代為儲戴更名家齊

弟清水宮之王子重好也宜立而無慧也相良族勸
王立豐千代其竟蓋謂 三万歲之後已為丞相以

擅政於是迂一橋相田沼意致為太子给事申以為
已輔翼意致原秩八百石至此新為二千石并官田
五千石

三年癸卯七月淺間山火自癸信以幸毛武二州而
灰沙三四日沙土積深者平地尺餘晦冥盡暗人家
皆燃燈作事殆絕行人若行者張傘戴笠火之熒也
有声如雷電火焰如電光其声聞數十里既而其北
面崩折泥水暴發自大篠山至五詭津而流没村落
村木數十里之間蕩然如洗死者數千刀根河浮屍
蔽水凡田野過沙淤為不毛之地者數千頃既而雲

烟不歛關東諸州不見日數日禾稼都不升大饑市中米每四斗直小板一金奧羽最甚仙臺津輕封內道種相望独庄內嘗每郡縣置倉廩貯三年之食故士民並得不餒室永以來之災也是年十月震大坂城門焚其障倪有司令諸侯及郡吏吊 王室議者曰我 王為民父母而視數千人死恬不為意大坂城非王城而僅值災則使諸侯活焉可謂冠履失所矣

相良侯求欲無厭賄賂厚者皆得所欲故諸侯以下大夫士府史胥徒及商工所求者傾產贈之所贈

不啻侯其臣用事者皆富累巨万天下知有相良侯而不知有三百官有司無不懼矣相良君臣虽有姦如山執法御史弗敢治諸侯如有不求官達者相良侯故誅之其先或為特進或為列相參政者則使人謂之曰君為功臣之後不日必為先君之職矣豈弗顧之乎於是無不少動心既而又使左右心腹之臣密語已推轂之狀於是不得不賂是以諸侯日貧相良侯日富

相良世子既為參政不可父子同宮天明四年春補護紫洲別郎使世子居焉三月己卯新衛郎佐野政

言殺意知於朝參政縣河侯資愛米倉昌晴與退而
不救之語並即將執之米倉昌晴等之使守圍門既
而都御史松平忠輝趨至執佐野政言而繫之狹相
良侯怒資愛昌晴不救之秘其死其明日朝典列相
譏罪人 王聞之申意次今日猶朝乎相良侯聞之
遽退至四月歲喪於是賜政言死賞松平忠輝益秩
二百石監察御史二人坐不捕之免既而米倉昌晴
厚贈解說之因茲得脫

是年五月京兆大尹笠岡侯貞長於東都其至也相
良侯先使人謂之曰君之為相未可知也或將傳於

西城笠岡侯乃重賄相良侯求為相相良侯又使人
謂大傅士生侯曰朝廷召笠岡侯將為相然思君數
年之勞 殿下之意未決若速行貨於內則得相在
一日二日中敢告士生侯曰謹諾而私其人曰是將
使寡人重賂也 雖然寡人既在相位亦何求卒弗賂
笠岡侯果為相

十一月己卯彥根侯直幸為丞相 德王以來嗣之
不置凡丞相爵在列相之上 國家之政無巨細皆
決于己彥根侯賂相良侯以數千金求之以故其職
掌不從國故但共聞政事而已故名丞相而實均參

政其與相良族行則不敢並行雁行媚其意時人嗤
之初相良族欲以其女妻列侯并伊直訥、者亦
根族之宗族而制閭之胄也以故忌其門地之卑賤
從之則為流祖廟不從則懼訕慝之口君臣不能決
問亦根族、曰是何難世之買妾者不論其種族苟
以妾為妻之心娶之雖士庶之女可也况相良族乎
直訥意乃決當時聞之者稱亦根族之大器既而直
訥為參政亦根族亦由是得為丞相於是世始知其
專利人也

相亦族竊欲得大坂城使其大夫井上良矩私往觀

其形勢其發東都諸侯皆使、者郊勞亟極盈逆旅
亟出塞駭踏殆絕徃來所過都邑悉郊勞既至大坂
城時忍族為留守郊勞贈賄享宴之禮盡備且延之
城中使之縱觀其宮闕

大坂天下之大都會也大商豪富之所輻聚諸侯有
用不足則遣計吏稱貸有近日不償者衆矣豪懣之
弗貸於是財滯不流通諸侯益窮天明五年乙巳相
良族命大坂尹佐野政親使衆豪出數萬金以其所
出之金囑附於其主使諸侯各誌其主貸之且使豪
輸其所獲于諸侯之息七分一於官蓋或勸相良族

使行之以為是豪貸諸侯一也但如此則假王命以
貸焉諸侯不得不償且官府亦得資實甚得策矣衆
豪則以為蚩有五命諸侯尚不償則必亡毋矣而
我則不得不輸子於官是名為諸侯實取吾儕之貨
於官府之術也不如不貸諸侯而務市賣以其贏餘
輸官府之為愈也明年丙午六月又令諸國主祠主
僧及農工商限五年每春出金銀而輸官府以是將
貸諸侯名曰融通金其額每田十頃出銀二十五錢
屢降每六尺出銀三錢既過五年而後官償之因命
江都尹收都下屢肆諸國囑其君王官之邑囑其

稅使收之癸卯凶荒以降農民悉窮逋租者甚衆諸
稅使固愛之尚且有此命知益不可收諸國用事者
亦病之都下凶、轉相告諸無不頻頽矣
天明改元之後天災荐至二年壬寅七月關東地震
小田原尤甚斃人家若干三年癸卯淺間山災且大
饑途有餓莩六年丙午正月至二月江都數大火疾
風日起火燄必延燒數里都人士皆若坐芒刺官命
街衢警夜甚嚴都下四達之道權為闔門及夜闔之
不許覆衽來有行人則擊柝逸之諸侯邸第各自命
其臣子板通夜不他非有急故則皆不出門故道路

少行人五月至六月霖雨過三伏不穢暑皆袷衣若
紫衣或小暑至而終不至汗翻漿七月甲寅至戊午
驟大雨丘陵崩者數處利根河洋溢漲數尺許踰大
堤而入陸堤決數十里下隄止毛武藏悉為巨浸矣
下總關宿尤甚水入城有死者既而大水隨流而下
汎溢于江都沒本所人家溺死者數萬人 王親登
城樓遠望見水浸屋而哀之下樓召列相命捐數百
金而周之列相退議相良族曰浸水之禍不如火災
之甚也罹火者尚不賜金乃矯命貸之金以十月收
之喪得之曰今者用之至十月收之則其所貸不過

三月及期若不得償則及得罪矣不如今用不而全
封還呈也

六年丙午八月 王有疾衆臣百計不驗相良族進
日向陶庵若林啓順二臣、嘗因相良族得朝見
昔也丁亥召之診脉庚寅命啓順獻藥此日賜二臣
俸米為侍臣會 王飲其藥嘔吐怒黜二臣并惡相
良族初相良族欲采金於芳山又欲埋下總印備詔
開壑並既載事其他有鞅苟利國家之策者皆容之
故江都尹總計官以下爭獻鬻 國家之策取油幣
紙者皆証之是民生日用之物其價倍蓰曰自殘間

山之禍以米菜蔬不滋殖其價增貴又征賣金幣者以數萬金凡賣幣者並受權衡於街長不得私造之至此衆商受征收權衡者十三四寶曆明和之間米價賤由是酒價亦賤其薄者斗酒直四五錢癸卯凶饑而米酒價稍貴今年詔使諸州酒家減釀本酒家皆賂吏獨減公釀私釀如舊而以是為口實價愈貴斗酒直二十五六錢其醇者三十錢至五十錢乃商賈益貨殖士民愈究 王皆不知及其始疑相良族近侍悉告之 王益怒立下詔罷永金埋沼及融通金之令初意次聞 王疾大漸欲入侍側若晏駕則

矯命不與已者悉貶黜以大張威福近侍知之阻而弗內欲強入近侍某起色曰公不聽我則方 命也時近侍比周謀刺意次々心知其有非常懼而退自是稱疾不朝癸巳列相使人風諭之因請罷戊戌許之此日給事中稻葉正明罷且削其秩三千石收日向若林二医俸為庶人二医解褐僅九日而罷時人笑之或云庚寅 王欲啓順之藥頭眩壬辰殂左右給事中共列相議秘 王喪癸巳矯命禁意次朝見乙未罷融通金等之事丙申風之使請罷丁酉上表戊戌許之則意次之貶黜非 王意也而世無知

其是非者時尾紀水三以與列相議決事既而列相
以下為意次之姻婭者並絕婚斷好詔津族忠友歸
其世子忠德而他交人訕之曰詔津族阿附意次與
家立身及其得罪也歸其子而見非其黨人情之輕
薄一至于此乎

九月戊申癸 王喪十月庚戌葬寬永寺

野史氏曰浚王幼而穎悟既即位數年天下無復乞
非者蓋館林族受 德廟之遺詔祗縫之 王亦任
之弗疑也季年則任用田沼意次賄賂並行及旧功
之大臣尋殺意次無復忌憚矣舉同排異與利之臣

繼踵而起往往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遂流毒
於後裔 王固仁愛之心有餘而為意次所蔽不得
使其沃加於民謗譴大興 王常在深宮不知之以
為四海無事臨其終少悔悟 蚩欲懷之弗及豈弗惜
哉

統三五外記卷之三終

浚王紀附錄

太子家齊既即位閏十月己巳削相良族秩二萬石
收居邨丁未移居築洲別邨市人皆惡之怵怨其爵
不足途或有以瓦礫擲之者此日貶司農松本秀持
削秩之半為遊手蓋以意次之黨也秀持秩五百石
給食二千五百石共三千石一朝僅為二百五十石
云

天明七年丁未二月大常福山族正倫為刑相
四月大坂城留守忍族正敏薨太常佐倉族正順代
之忍族一阿附相良族欲不久而入為相既而相良